

《建筑创作》杂志社 编
建筑文化考察组

文博学人

刘志雄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文博学人

刘志雄

建筑文化考察组
《建筑创作》杂志社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博学人刘志雄 / 《建筑创作》杂志社编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 9

ISBN 978-7-5618-3606-4

I . ① 文 II . ① 建 III . ① 刘志雄 (1950~2008) — 纪念文集 IV . ① K8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36949号

策划编辑 金 磊 韩振平

责任编辑 韩振平 郭 翳

装帧设计 张 影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 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 (邮编: 300072)

电 话 发行部: 022-27403647 邮购部: 022-27402742

网 址 www.tjup.com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75mm × 245mm

印 张 22

字 数 328千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

定 价 49.00元

序

这是一本很朴实而又很别开生面的文集，它收录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图书馆馆长刘志雄先生在文博领域的部分文稿，也收录了他的朋友们对他的怀念篇章。《建筑创作》杂志社金磊主编在2008年3月刘志雄去世后，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刘志雄先生，每每提到都列数刘志雄在文博基础资料研究及整理上的诸多贡献。这使我回忆起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院庆七十周年展览，在四川“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活动，在扬州大运河历史文化展诸活动中他的身影。我欣赏志雄先生之博雅，也由衷欣赏他的朋友们的怀念篇章——我们这个素有文人雅集传统的国度，文士的博雅，文士与朋辈的以文会友、以文寄情，总是令人神往的。过去的魏晋名士们或盛唐诗人们常有这样的交往，而如今，这样的交往重现于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识分子和他的学友及朋友之间，我觉得这是真正值得称道的中国式的文化氛围及情谊。

志雄先生早年曾在内蒙古地质部门工作，之后近三十年在文博系统工作，先后供职于国家文物局直属的文物出版社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是资深编辑和文献整理、考证方面的专家。他在工作中成绩突出，如引进现代图书馆文献资料分类理念，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原中国文物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基本形成了信息化、科学化的管理模式，而更大的贡献，则是由此完成了国家级文献资料机构向“面向社会、资料共享”全新理念的转变。近几年由《建筑创作》杂志社等单位联合推出的许多重要图书，如《蓟县独乐寺》、《义县奉国寺》等，之所以取得重大成果，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志雄先生在文献资料方面的早期搜集、整理工作。

志雄先生之所以能够在貌似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并赢得广泛的敬重，缘于他的学识渊博，缘于他为人诚恳而不失风雅，更缘于他对文博事

业的热爱与责任感。这一点，从他留下的文稿中，我们可以大致领略一二。在这些考古成果介绍、建筑历史研究和书画鉴赏等篇章中，志雄先生不仅展示了他的博学和文采，更发散着中国传统文化浓郁的诗画意境以及他对这种意境的无限眷恋。我想，假如我们文博战线的职工都有像志雄先生这般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充满的爱，都愿意在工作之余将这种爱意跃然纸上，奋笔耕耘，我们的事业将会更加充满活力和希望。

志雄先生的工作是踏实到近于默默无闻的，而他甘于寂寞的工作却是具有开创性的。他像他一生眷恋的北京东四街道一样朴质无华，也像东四街道一样在质朴的表象下有着不寻常的厚重的文化积淀。他与《建筑创作》杂志社一行组成的建筑文化考察组，不仅自2006年起坚持了田野新考察，更不断创新探索了田野考察的成果，不仅及时发表新文体的建筑考察报告，还推出系列丛书“田野新考察报告”，填补了中国建筑考察及古建测绘成果系统整理出版的空白。我由衷地欣赏过去由无数个单位自发组成的文化遗产NGO研究团队。

愿以这篇短文告慰已离开我们两年之久的志雄先生，愿有更多的文博学者及员工像志雄先生一样努力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奉献出光和热。

单霁翔

2010年3月

目

录

建筑历史及考古学文论

- 2 三朝古都北京城的营建与变迁
- 11 沧桑中轴线
- 17 阜朝文脉——北京最美的一条街
- 21 抚今追昔话永定
- 24 北京城的胡同与民居
- 36 水墨丹青话天涯
- 41 浅谈商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问题
- 47 浅析建筑幕墙的施工技术及管理
- 51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 85 北京城中轴线最后一座建筑——宏恩观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 94 北京市东城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 100 古人类遗址
- 108 元谋人
- 111 蓝田人
- 114 北京人
- 118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 122 中国文物研究所古籍整理工作取得可喜成果

艺苑随笔

- 125 狼山中的怪画和天外来客
- 127 岩画上有尾巴的人
- 129 “女娲补天”与“大禹治水”
- 132 沉睡在地下的“龙”

- 133 北疆访古——布拉格芒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散记
136 说“忌讳”
138 节庆与禁忌
144 婚丧礼俗
150 一幅丹青两岸情
155 翠竹依稀同劲节 黄花点缀拟丰姿——深切怀念朱家溍先生
157 从1998年春季小拍想到的
159 书画精品还能挖出多少？——回首‘98中国书画拍卖
162 投资收藏题目
165 我说投资与收藏
167 中青年书画，有价无市？
170 北京文物的鉴赏与收藏
195 毛氏陶艺访谈录
200 朱铭的木雕艺术与市场行情
202 中国香港油画市场最新动态
207 海外文物的回流与意义：易苏昊访谈录
211 2002年秋季第一轮艺术品拍卖会：中国雕塑成交选介

早期诗文

- 213 向我师傅学习
221 夜 伏在草原上
222 “萨拉乌苏”的故事
225 逛故宫
226 皇城根

怀念……

- 228 怀念殊堪钦仰的刘志雄先生
240 田野新考察路上忆刘兄——难忘田野新考察的岁月
250 胡同人生——追忆我的哥哥刘志雄
257 古都？还是盆景？这是个问题
267 死亡，你美如诗篇
269 想念与刘志雄在一起的日子
274 忆志雄兄二三事
278 你是一位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
282 寄给天堂的刘兄
285 忆志雄先生
288 几载同窗留下永恒友谊
291 匆匆的脚步——忆友刘志雄
294 朋友——忆刘志雄
296 追忆刘志雄策划北平中轴线建筑物实测图选题
302 刘志雄先生追思会纪要

附录

- 321 刘志雄业务自传
323 刘志雄先生学术传略
- 326 编后感言：为了故友的未竟事业**
- 332 抢救古都北京——“刘志雄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一封信”跋
338 天堂里有了大哥的笑声
341 追忆好友志雄先生

建筑历史及考古学文论

三朝古都北京城的营建与变迁

一、元大都——北京城的初现

13世纪中叶，亚洲的华北平原建立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引起了世界各国游历者的惊叹，它就是中国元朝定鼎中原后的首都——大都。大都所在地域，正如蒙古贵族霸突鲁对元世祖忽必烈所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其实这一点，早在12世纪的上半叶，就被统治这一地区的金人看在眼里，正所谓：“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峻，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金史·梁襄传》），并由此而建立了金中都城。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来自北方草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踏破中都城，而都城也随即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1. 海子现生机，引来帝王家

元大都的营造并没有利用金中都旧址的城建基础，而是将城址选在中都以北。其定位的原因不仅仅是中都损毁严重，难以收拾，更重要的是看中了中都北面那条狭长而清漪的水域——海子，现今北京城中的中、北海与什刹海即是这一水域的一部分。水是城市的生存之本，粮食、物资的运输途径则是城市的生命线，而水路漕运较之陆路运输显然要省力便捷得多。海子之中有岛名琼华岛（即今北海琼岛），金朝在那一带曾建立行宫——万宁宫，岛上的假山石运自北宋都城汴梁，有宫殿隐现于假山之上，名曰“广寒”。虽不得嫦娥亲临，亦是令人间钦羡。大都城的中心点就设在海子“ ”形折弯处的东端（今鼓楼所在位置），以其之正南北确定为城市的中轴线。城西垣为海子西岸（今西二环一线），城东垣则以其相同距离为界（今东二环一线），城南垣距金中都故城北垣1里（1里=500米）处划定（今长安街一线），城北垣则自中心点

延以相同距离为界（今朝阳区北土城一线）。由此大都的轮廓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经实地丈量，南北长7 400米，东西宽6 650米，周长约28 600米。而后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水，经瓮山泊入西水关，环汇于积水潭，复东而折南，合入旧运粮河，抵达通州。这一宏伟的惠通河工程在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完工。由此，运粮船可由通州直抵大都城内，积水潭中出现了“舳舻蔽水”的壮观场面。元大都城垣设置与水系利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2. 《周礼》为依据，设计理想城

元大都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主持元大都城市规划的是汉人刘秉忠。刘秉忠原名侃，后因建大都有功，赐名“秉忠”。刘秉忠曾做过和尚，熟读经史。《元史·刘秉忠传》中说他：“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大都的成功设计，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元统治者忽必烈大胆启用“南人”的见识与气度。刘秉忠设计元大都的主导思想是实践儒家“以礼治国”的理论。《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述了理想中都城的模式：“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严谨有序的王城理论自其诞生起，从来就没有被人们在大地上成功实践过，而刘秉忠做到了。他在海子两侧平整的土地上勾划了《周礼》所说理想之城的宏伟蓝图。大都南、东、西各3门，北2门，共11门。城正面中央为丽正门，取“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易经·离》）之意；其东为文明门，取“其德刚健而文明”（《易经·大有》）之意；其西为顺承门，寓意年谷丰熟，《礼记·王藻》有“年不顺成，则天子

素服，乘素车，食无乐”之说，故名。以五行论人，东为仁、西为义，故城东垣中央之门名“崇仁”，西垣中央之门名“和义”。其余各门之名皆引经据典，大有深意。城内南北、东西各设9条大街。大街之间由正东、正西的胡同构成四通八达的开放式城市网络。由3条东西向入城大街分割的4个区域之间，即南、北城垣至城门或两个城门之间设22条胡同，系城门数量的2倍；两条胡同之间的距离为元代的50步，约合今天的79~80米。我们现在观看从空中拍摄的北京古城图像，也会被北京胡同正东正西、横平竖直、规整如划的严谨布局所震撼。经过近750年的变迁，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仍然在元大都时形成的胡同中安然怡乐地生活着，这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

3. 宫殿满春色，玉塔映蓝天

大都中轴线的南部是宫城，宫城正面三门，中央崇天门，东为星拱门，西为云从门；宫城内前有大明殿，是举行重大仪式之处；后有延春阁，是帝王享乐和就寝之所。宫城之西即太液池，琼华岛“广寒宫殿近瑶池，千树长杨绿影齐”（乃贤：《金台集·宫词八首》）。太液池西南有隆福宫，是皇太后所居之地；北有兴圣宫，系皇太子所居东宫。元大都皇城围绕诸宫殿而建，周围约20里。皇城诸门皆为红色，又称红门，真是“人间天上无多路，只隔红门别是春”（王冕：《竹斋诗集·金水河春兴》）。大都中轴线中心点建有中心阁，称“齐政楼”。“齐政”典出《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玉衡指北斗，七政指金、木、水、火、土五星与日、月，可谓掌控宇宙星辰。城中高大建筑堪与齐政楼比肩的还有城西大圣寿万安寺的白塔。塔通高50.9米，藏式佛塔形制，覆钵形塔身，通体雪白，系元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设计修建。一时间“金城玉塔”享誉四海。白塔也是现今北京城唯一尚存的元代单体建筑，它像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向我们讲述着古都往日的辉煌。

二、明北京——北京城的定型

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国，国号曰明。同年八月，大将徐达攻占大都，改大都为北平，元亡。历史经验证明，王朝更迭，前朝故都将遭到毁灭性破坏，

这不仅是新政权政治上的需要，也是胜利者复仇心态的体现。所幸的是，明王朝的统治者对大都采取的政策是改造，而不是毁灭。

1. 城北缩5里，内城现三重

徐达进驻大都后，发现城北部划为街坊之地，居民稀疏，地域开阔，给防御带来困难，遂决定将北垣城墙南移5里，另筑新城墙；对应安贞、健德两门新建安定、德胜两门。这道新筑的明城墙西抵积水潭，穿过积水潭最窄处转向南拐，形成明城西北呈抹角的状态；东、西城垣则延用大都旧制。明永乐元年（1403年），攻陷南京称帝的朱棣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在已被拆毁的元皇城基址上建造新的城池与宫殿。城市的核心宫城的位置整体南移，与此相应，在宫城西侧的水域中海南端开挖新湖，称“南海”，由此形成现今皇城内的南、中、北三海。挖掘南海与宫城四周护城河的土堆积于元大明殿北部与延春阁基址之上，形成五指山峰，称万岁山，以镇压前朝王气，故又有“大内镇山”之说。随着宫城南移，城南地域变得狭窄局促，故将大都南城墙前推2里，是为明内城南垣。南垣建3门，正中正阳门，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加上东垣城门朝阳、东直，西垣城门阜成、西直，北垣城门安定、德胜，共为9门，较元大都东、西各少一门。

明王朝皇城平面为西南缺角的长方形，四面共开7门。皇城正面最南端为大明门，大明门南向，五楹，中辟三门，单檐歇山顶飞檐重脊黄琉璃瓦，是皇城的复门。进入大明门，东、西两侧均为形制单一、相对低矮的朝房，称“千步廊”；中间形成御街，直抵皇城正门承天之门，即今天安门。承天之门前东、西两侧有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各1座，是皇城的东、西复门。皇城其余3座正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北有北安门，皆取“长治久安”之意。

皇城以内为宫城，是都城第三重城。宫城平面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正面最南端为端门，是宫城的复门；宫城的正门为午门。此外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北有玄武门。宫城四角设有角楼，形制独特，充分表现了帝王之居的绮丽壮美。

明北京城内城、皇城、宫城三重城池环环相套，相辅相成，北京帝都的内城架构至此定型。

2. 紫禁法天地、祖、社列东西

明王朝对北京城最大的贡献是创造性地建造了宏伟壮丽的宫城。古代天文学将北极星称“帝星”，联合其周围的15颗星，称“紫微垣”。为了显示“皇权天授”的神圣，帝王所居的禁城亦称“紫禁城”。紫禁城的设计充满中国古代哲学理念。象天法地，处处玄机。古人称正南为午，故宫城正门称午门；根据古代天文学的“四象”，南为朱雀；故午门呈五凤楼形制，即正楼两翼各设庑廊与阙楼，恰似大鸟张开双翼，拥护着门前广场。进入午门，刚刚被崇楼高墙压迫的视野豁然开朗，抬头可见蓝天，一条弯弓形清流宛如银河横于脚下。河水自西而来，五行中西属金，故称金水河。跨过河上的内金水桥，宛若远离人间，步入天庭。战战兢兢进入外朝正门奉天门，只见无数龙首成群结队托起三重汉白玉云台，奉天殿端立于云台之上，显系一片白云上的天宫。通往大殿的御道，上雕9条云龙；殿前丹陛铜龟、铜鹤分列左右，它们是皇帝的通天使者，负责沟通天地信息；左侧的日晷（古代测定日影的计时器）与右侧的嘉量（古代标准量器）则表现了皇帝掌控时空的绝对权威。奉天殿是紫禁城最高等级的建筑，皇帝在这里举行大典；奉天殿后依次坐落于云台上的是华盖殿与谨身殿，统称外朝三殿。五行中中央为土，殿下云台即呈顶端向南的“土”字形，而其长宽之比为9：5，暗喻皇帝为人王地主、九五之尊。奉天殿前东有文楼，西有武楼，象征王朝文武咸备，安邦定国。

外朝三殿后的正北为内廷三宫，由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组成。乾清宫是皇帝办公之所，八卦中乾为天，天应该清朗光明；坤宁宫为皇后居住的正宫，八卦中坤为地，而大地要稳固安宁；天地只有交合才能万物丛生，交泰殿就是连接天、地的中间环节。乾清宫庭院的东门称日精门，西门称月华门；内廷三宫两侧是后妃所居的东、西六宫，这12座宫殿象征12星辰拱卫乾坤。

内廷三宫之北是御苑园。园中央为钦安殿，供奉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是北方之神，又是水神，坐镇紫禁城北端，以保宫殿免遭火灾。御花园北面的东西两侧各有五处建筑，合称十所，以合天干之数；东、西六宫又可视做十二地支，与天干相配。

紫禁城作为帝王之居，红楼黄瓦，充满阳刚之气；而其西侧的南、中、北

三海是皇家御苑，清水涟漪，毕现阴柔之美。这又是东方哲学中阴、阳相辅的生动体现。

元大都在宫城两侧外围建立了祭祀祖先的太庙与祭祀土地与谷神的社稷坛，以效“左祖右社”之制。明王朝索性将祖（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建立在宫城南端，紧贴天安门至端门两侧。一来为皇帝亲临祭祀提供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两组高级别的皇家建筑群与宫城连为一体，使城市布局更显严谨，皇家气象更为宏大壮观。

由于城垣北缩，人工堆积的景山成了明代北京城的中心点。景山犹如一道绿色屏风，为紫禁城挡住了冬季凛冽的西北风，也挡住了登上鼓楼眺望宫城的人的视线，更构成了紫禁城背山面水的绝佳风水。

在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明人在元齐政楼的基址上修建了鼓楼，在鼓楼以北约百米处的元万宁寺中心阁基址上修建了钟楼。从此报时的鼓声与钟声响彻北京全城。

3. 南端镇永定，呈现“凸”字形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南侵的蒙古骑兵长驱直入抢掠北京南城外百姓。为了保护已形成规模的南城外经济区，更为了使南城外天坛、先农坛这两处重要祭坛不受侵犯，明王朝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南城垣外5里增建外城。外城南垣的东西两端长出内城东、西城垣700米左右向北折，较内城南垣向北略长即内折，抵于东、西城垣。这样，北京城只有南垣有外城，呈现出平面为“凸”字形的总体轮廓。北京外城设七门：东侧二门为东便门、广渠门；西侧二门为西便门、广宁门；南面三门分别为东侧左安门，西侧右安门，中间永定门，以求“安定”之意。永定门建筑群由箭楼、城楼组成，箭楼突出于城垣之外，由瓮城与城楼连接。瓮城总体呈方式，两个外角呈圆弧形，东西宽42米，南北长36米。箭楼南侧设护城河，从而构成完整的城防体系。至此，北京城的营建宣告结束，此后再未出现大的结构上的变化。

三、清京城——北京城的传承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取北京，自德胜门

入城。皇帝朱由检在景山南侧一棵“歪脖树”上自缢而死，明王朝宣告灭亡。同年清兵入关，占据北京，成了这座都城的新主人。

1. 城池依旧制，泰然坐江山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来自白山黑水的满族统治者，一改历代开国帝王大肆拆毁旧王朝宫室的传统，坦然进驻三重城池，安安稳稳坐在了前朝帝王的金銮殿上。清王朝对前朝都城采取的革命举措，主要体现在对原有名称的改动上。如：清顺治元年（1644年），将皇城第一门大明门更名大清门；第二年将外朝三大殿更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清顺治八年（1651年）改建皇城正门，将奉天之门更名天安门；次年重建皇城北门，将北安门更名地安门；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将万岁山更名景山等；同时在相关匾额上添加满文。至于城池、宫殿格局一概依从旧制，内、外城城门名称亦一律照旧。这种拿来主义、百无禁忌行为的背后，是亘古未有的博大胸怀与恢弘气度。正是清王朝统治者的这一明智之举，使历经元、明两代不断营建、已臻完美的北京都城躲过了改朝换代的“生死劫”，得以完整传承。前贤论史，大多说清王朝对北京城的营建没有什么贡献；其实，这种全盘继承、不予破坏才是对北京城最大的贡献。

2. 盛事修古迹，旧貌添新妆

随着清王朝政权的稳固，国力渐趋强盛。在被后人称为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北京城中重要建筑的修缮与重建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如宫城最重要的建筑太和殿，明王朝最后一次修缮是在天启五年（1625年），而清王朝进行的第一次修缮是在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对太和殿进行了重建，乾隆三十年（1765年）再次重修。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太和殿，便是乾隆朝重修后的面貌。清乾隆帝弘历精通汉学，博才多识，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与审美眼光。他所处的时代恰恰是清王朝的鼎盛阶段，于是乾隆朝对北京古城各类建筑的修缮与重建达到了新的高峰。20世纪50年代拆除的北京南大门永定门就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重建的。2004年完成的永定门复建工程，使我们在时隔近50年后得以再次目睹乾隆朝重建的永定门城楼的风采。永定门城楼通高26米，通宽24米，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顶，巍峨壮丽，充分显示出帝都的气派。

乾隆帝对北京风貌的贡献还体现在园林与祭坛，效果最为显著的是景山五亭的建造和天坛祈年殿的改造。始建于明初的景山五峰，长期以来并无建筑，呈现出一派自然风光。在景山五峰顶上各造一亭，正是乾隆帝别出心裁的杰作。五亭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建成，中峰亭名万春亭，三重檐黄琉璃瓦四角攒尖顶，端庄典雅，亭内供奉毗卢遮那坐佛；其余四亭左右对称，逐渐变小，规整而不呆板，亭内亦有铜佛供奉。景山五亭的建造减弱了山的自然野性，刻意强调了人工雕琢的富丽华贵，缩小了山体与紫禁城宏伟建筑的强烈反差，使两者的气韵更为谐调，成功实现了从宫城到御苑审美视觉的平稳过渡。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天坛原名天地坛，合祭皇天后土。明嘉靖九年（1530年）另建圜丘（位于原天地坛南）与方泽坛（位于安定门外）分祭天地；将天地坛改为祈谷坛。嘉靖十九年（1540年）在坛上建大享殿，殿为圆形，三重檐上的琉璃瓦上层为蓝色、中层为黄色、下层为绿色，分别代表天、地、水三元。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改大享殿为祈年殿，对建筑进行全面修缮的同时，将三重檐瓦全部更换为深蓝色。这一改动将大殿檐顶颜色的含义统一为“天”，与南侧祭天的圜丘含义一致，相互呼应，使上天崇高、深邃、肃穆、神秘的特征更为形象化。大殿三层檐构成的高耸的大面积圆形蓝色块在视觉上产生致人眩晕的巨大冲击力，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天坛祈年殿多次作为北京城的标志出现于不同场合不是偶然的，祈年殿的成功设计与建造，乾隆帝可谓功不可没。正是“康乾盛世”在前朝建筑上的巨大投入以及卓有见地的更新发展，才使得古老的帝都旧貌换新颜，传承不衰，令后人得睹其曾经的辉煌。

3. 古都应保护，遗产待传承

北京作为近三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势必与封建王朝的兴衰休戚相关。1911年，清王朝宣告灭亡，在中国大地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终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古城北京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猛烈的破坏性冲击。这种破坏性冲击早期的具体表现大体可分为三种。

一是拆城墙。1915年为改进交通环境，当时的北洋政府拆除了内城四面的